

杨争光电影剧本精选

镇旗客
双刀

ShuangQi
Zhen
Daoke

杨争光

著

杨争光电影剧本精选

双旗镇 刀客

杨争光 著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图书代号: WX17N110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双旗镇刀客: 杨争光电影剧本精选/杨争光著. —西安: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7. 11

ISBN 978-7-5613-9576-9

I. ①双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7848号

双旗镇刀客——杨争光电影剧本精选

SHUANGQI ZHEN DAOKE YANGZHENGGUANG DIANYING JUBEN JINGXUAN

杨争光 著

选题策划 刘东风 郭永新

责任编辑 张 佩

特邀编辑 陈君明

装帧设计 龚心宇
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: 710062)
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 刷 重庆新金雅迪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24.5

插 页 4

字 数 350千
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13-9576-9

定 价 78.0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: (029) 85303879

目 录

315	207	131	071	001
/	/	/	/	/
生日	帝国的情感	兵哥	公羊串门	双旗镇刀客

双旗镇刀客

1 大漠 晨

荒凉的地平线。天光云影，弥漫的地气，一个跃动的黑点。

我们看清了，那是一匹在荒漠中奔驰中的马，骑在马上的是一个刀客打扮的孩子。我们还看不清他的模样。

奔驰，奔驰，在荒漠中，在沙丘中。

他已经走了许多天的路。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。

就叫他孩哥吧。

映现片名字幕。

奔驰的马，马背上孩哥的身影。

紧拉缰绳的手。鞍桥上吊挂着两柄精致的短刀。脚上是一双已经破烂的生皮马靴。草料袋和羊皮水桶随奔驰的马起伏颠簸着。

一声马嘶——

孩哥勒住了奔驰的马。沙尘弥漫升腾——

现在，我们看清了。他十五六岁，脸上扑满风尘，嘴唇干裂，稚气未脱的脸，目光有些迷茫，脑后还扎着根干枯发黄的小辫。

孩哥从袖筒里取出一支“千里眼”，搭在眼上，抽拉开，扫描着远处——

一座颓败的古城遗址在“千里眼”中像片单薄的布景。

孩哥收起“千里眼”，提缰拍马，奔驰而去——

2 残城古井 日

大面积的阴影下，古城显得有些神秘。

井台前，一只羊皮水桶被扔进井里——

打水的是一位职业刀手模样的人。旁边是他的马。

他叫沙里飞，四十岁左右，面目粗糙，满脸胡须，刀客劲儿十足。

提上水桶的沙里飞，转身朝他的马走去。

沙里飞提高羊皮水桶，看着渴极了的马在贪婪地饮水。

急促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，沙里飞警觉起来，转身向传来声音的方向望去，神情有些紧张。

古城残墙上，两个骑马的汉子，职业刀客打扮，头戴羊皮面罩，朝沙里飞这边看着——

羊皮水桶从沙里飞的手中掉了下来。内心紧张的沙里飞，看着远处城墙上的汉子，身子慢慢地移向他的马背——马背上挂着他的刀。

城墙上的刀客和沙里飞互相看着，都想辨认出对方，却又辨认不出。

沙里飞的手伸向马背上的刀——嘭！短促的一声响，一样东西飞过来，砸在地上，就在他的跟前！

沙里飞看得很清：是一枚铜钱。

沙里飞从铜钱上收回惊愕的目光，抬头向城墙上的刀客看去——

刀客向沙里飞招手，让他过去。

沙里飞犹豫着，放弃了取刀的心思。他迟疑了一下，朝残墙走去。

城墙上的刀客向走来的沙里飞：认识一个叫一刀仙的人吗？

沙里飞好像没听清。

城墙上的刀客已经认出沙里飞不是他们要找的人，提缰调转马头，拍马冲下城墙豁口，迅速消失了。

沙里飞松了一口气，放心了。转身朝井边走去。走了几步又站住了，扭头朝着空荡荡的城墙豁口——

沙里飞：狗日的，吓唬你爷爷！

朝井边走的沙里飞，没走几步，又突然站住了。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，又一次警觉起来，胡乱扭着头，判断着声音传来的方向。判断不清的沙里飞更为紧张，撒腿朝井边奔去，步子越来越大，要奔跑起来了。

奔跑着的沙里飞到了马跟前，唰一声抽出了他的那一把流沙搅风刀，四下张望搜寻着——

是马蹄的声音，好像在四周回响一样，无法确定准确的方位——残破的古城门——残城内外的荒漠戈壁——城墙豁口——又一处豁口——又一道残门——旋转弥漫的沙尘……

紧张的沙里飞紧握着流沙搅风刀。

沙里飞的马。地上的羊皮水桶。

马蹄声消失了。沙里飞看着风卷沙尘中的残墙豁口。

沙尘渐渐散去。豁口处是刀客打扮的孩哥。

孩哥看见了井边的沙里飞，警惕地拉住马缰。

握刀的沙里飞盯着孩哥。他看清了，对方不过是一个刀客打扮的孩子，刚才的紧张立刻烟消云散，显出一副刀客的傲慢。

但孩哥是紧张的，甚至是惊恐的，他胆怯地看着沙里飞，踌躇着不敢向前。他的马已经很渴了，有些急躁不安，刨着蹄子。孩哥用手拍了拍马的脖子，想让它安静下来。

已经完全放心的沙里飞，在教训孩哥一样：马吐白沫了，要让它渴死不成？

孩哥的马确实渴极了，嘴角也确有白沫。

孩哥感到对方既无敌意又无恶意，便翻身下马，小心翼翼地拉马朝前走来。

沙里飞的刀重新挂回了马鞍。

孩哥拉马走到井边。解下羊皮桶。到井边打水。

完全放松的沙里飞，看着打水的孩哥。

孩哥打水的动作很笨拙，也许是因为胆怯，打上水来，好像解不开挂羊皮桶的扣子一样。还是解开了，尽管洒了一半的水。他瞥了一眼身后的沙里飞。

孩哥饮马。

沙里飞：有干粮吗？

孩哥有些踌躇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

孩哥从马背上取下干粮袋朝沙里飞扔过去。干粮袋落在了离沙里飞几步远的地方。

沙里飞走到干粮袋跟前，提起来，坐在一边，抱着，取出里边的干粮，大啃大嚼着。

沙里飞：还懂点规矩——知道我是谁吗？

走向井台的孩哥摇摇头。

沙里飞：这方圆五百里，没人不知道我沙里飞，你不知道？

走到井边的孩哥不敢摇头了，用羊皮桶重新打水。

得意的沙里飞放声大笑，大口啃着干粮，似乎饿了许多天的样子。

孩哥抓着绳朝上提水，不知道是在用力还是出于胆怯，两条小腿在不停地打战。

沙里飞发出一阵笑声。

孩哥打了个抖，刚提出井口的水抖洒出来许多。孩哥将水拎到马前，放在沙地上，跪下大口地喝着桶里的水。

沙里飞：急尿个啥？让凉水呛炸你肺啊！

孩哥不喝了，提起水桶让马喝。

沙里飞：初闯世吧？

孩哥用衣袖抹着脸上的水珠。

沙里飞：去哪？

孩哥：双旗镇……

沙里飞：双旗镇？你一个人？

孩哥：嗯。

沙里飞：那可不是小孩子玩的地方。

孩哥：我……我领媳妇去。

沙里飞边笑边啃着干粮，提着干粮袋朝孩哥走来：嗨！红萝卜调辣

面，吃出没看出。小毛孩子还知道领媳妇，长得乖不乖？

孩哥：我……没见过。

沙里飞：跟着我走吧，我知道你要去的地方……

沙里飞将干粮袋扔给孩哥。

孩哥拾起干粮袋，见里面空了，没敢吱声……

3 大漠途中 日

两匹马并行着朝我们走来。

沙里飞：……我靠这把流沙搅风刀闯荡江湖，杀富济贫，除暴安良，西北找不出第二个！

能看出来孩哥已经很佩服沙里飞了，听沙里飞牛哄哄吹着自己。

到岔路口了。两人勒住了马，好像要分手的样子。

沙里飞：哎，有钱没？

孩哥有些诧异。

沙里飞：借我点……

孩哥十分为难地：我……我要接媳妇……

沙里飞：尿！不借算了，我沙里飞再背运也不能向毛孩子要钱！

他扬手往旁边一指：从这条路下去就到双旗镇了。说完，拍马而去。

孩哥望着远去的沙里飞，有些尴尬的样子，突然双腿一夹马肚，提缰朝沙里飞追去。

孩哥：大游侠等一等——

他越过沙里飞，勒马横在路中间。沙里飞勒住马，不解地看着孩哥。孩哥解开身上的一条钱袋，扔给沙里飞。

钱袋飞到了沙里飞怀中。

孩哥：你是个好人，咱们一人一半。

沙里飞接过银子，喜出望外，笑了，粗糙的脸开裂成一朵花：嘿嘿嘿嘿，哈哈哈哈哈……

抬头看孩哥。孩哥已打马朝通往双旗镇的路奔去了。

沙里飞大声地：方圆五百里出了麻烦，到甘草铺找我——

远去的孩哥：好嘞——

沙里飞掂掂钱袋，收好拍马而去。

4 双旗镇 日

一座烽燧破败的古城堡，孤零零地立在大漠中。

两面旗帜高耸出城墙，在风中猎猎作响。

一阵打铁声传来，悠远而孤独。

一群羊大摇大摆地走进镇街，后面跟着一匹高大的骆驼，在羊群面前，它显得十分傲慢。

骆驼拉着一辆小木车，车上坐着个昏昏欲睡的老汉。对边的屋门前坐着个摘辣椒的老妇人，目光呆滞。

铁匠铺中拉风箱的男孩猛地起身，跑到棚外的墙根撒尿。

铁匠：火！

男孩迅速收拾好自己，边系裤子边往风箱跟前跑。

风箱啪啦啪啦响起来。

在街的拐角处，一户门前挂着个辟邪的牛头，户主是一个做皮匠生意的老汉，正用嘴吹去上面的尘土。

一阵风卷着黄沙在瓮城中打了个旋儿冲进镇街。尘土立刻弥漫了街道。

沙尘散去。一把刀在削马掌。那只手扔了刀，抓起个酒葫芦朝嘴里灌酒。

他是马掌匠，长着一丛稀疏又干燥的山羊胡子。他扔掉手里的刀，

拿过旁边的酒葫芦朝嘴里灌着，干疏的胡子在抖动。

几个小男孩小女孩在街角玩耍。

客栈门口栽着两根拴马桩。石柱顶端是一种动物的雕像，似乎在笑。一个石柱上拴着两匹骆驼。一位生意人解开驼缰，拉着骆驼朝城门走去。客栈主人在门口笑吟吟送客，话语客套。

一声尖利的马哨子声，马蹄声——

镇外，三匹马在奔驰。马蹄疾骤地敲击着戈壁，冲向双旗镇——玩耍的孩子们把头扭向瓮城门，目光惊恐。

正在做活的皮匠停下来，朝城门望去。

铁匠似乎没受影响，继续敲击着铁器。拉风箱的孩子刚仰起脖子想看，铁匠呵斥了一声，又埋头拉风箱了。

三匹马冲进瓮城。马蹄携着风尘。马上是三名刀客打扮的人。

三匹马冲进街道。鸡飞狗跳。玩耍的孩子惊吓得跳了起来。

三匹马经过皮匠铺时，一刀客把一样东西扔给皮匠。是一副马鞍，重重地落在皮匠眼前，砸起一团尘土。

刀客：两天后来取！

皮匠讨好地连连点头。

客栈主人出门，朝冲奔过来的刀客：陈年老酒，上好的马肉……

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了，他四十多岁，是个瘸子。

三匹马冲过去，甩给瘸子一团尘土。

三匹马从偏门洞中冲了出去。

客栈主人愣了一会儿，咕哝了一句什么，朝客栈门里走去。

小镇复归平和，尘土正在消散。

瓮城的阴影中出现了骑在马上孩哥，他紧拉着缰绳，打量着这一座土城的街道。

镇街上的人也发现了孩哥，也打量着他。

拉风箱的孩子伸着头，不拉风箱了。

一只狗冲着孩哥连声叫着。

面对镇街上投来的各种目光，马上的孩哥似乎有些慌悚，不知所措。他拉起衣袖，在扑满风尘的脸上抹了一下，使自己镇定了一些。他翻身下马，拉着缰绳，朝镇街走来，脚步缓迈、迟疑。那只狂吠的狗跟着他，叫着，却并不扑过去真咬一口。

镇街上的人几乎都在看着这位刀客打扮的少年，包括那一群小孩子。

铁匠：火！

拉风箱的小孩赶紧拉动风箱。铁匠边打铁边瞄着从镇街上走过的孩哥。

一驼背的镇民从孩哥身边走过。孩哥张张嘴，想问什么，又没敢开口，拉马继续朝前走。

突然，两匹马从偏城门洞外冲了进来，朝镇街冲奔而来。

孩哥一阵紧张，以为他们是冲他来的，便站在了街心，惶恐地看着奔过来的两匹马。

马背上是和沙里飞打过照面的那两位刀客。两匹马快要冲到孩哥的身上了，却突然分拨马头，左右闪开，从孩哥两边疾驰而过。孩哥紧闭双眼，被笼罩在一团沙尘之中。

瘸子又一次颠出客栈：陈年老酒，上好的马肉……

两匹马疾驰而过。

沙尘散去，孩哥摇摇头，要摇去头脸上新落的沙尘。

两刀客冲到瓮城跟前，突然勒住马，互相对视了一下，然后，掉转马头，折了回来。

两匹马冲过孩哥，转头，站住了。

孩哥抬起头，惊愕地看着面带凶恶之相的两个刀客。两个刀客审视着孩哥。从上到下。

不远处的马掌匠斜视着，灌了一口酒。

气氛陡然紧张起来。

孩子们远远地看着，胆怯又好奇。

一声急速的抽刀声。一刀客手中的刀闪过一道寒光。

刀架在了孩哥的脖子上。

刀客凶相毕露。

孩哥紧闭着眼睛，不敢睁眼正视对方。

刀客：见过一个叫一刀仙的人吗？

孩哥急忙摇头。刀抽了回去。然后是一阵马蹄声。两刀客从孩哥的身边疾驰而去。孩哥呆立着，睁开眼。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委屈，眼睛是湿润了，还是飞进了沙尘。他擦了擦眼。

两刀客冲到客栈前，离鞍下马，提着刀，把马缰朝拴马桩扔过去。瘸子殷勤地迎过来，把两刀客迎进客栈。

小镇又平静了。铁匠铺的打铁声清晰有力……

黄昏正在降临。

5 马掌铺 黄昏

孩哥在马桩上拴好马，绕过马来到马掌匠跟前，有些怯生。

孩哥：大叔。

马掌匠抱着酒葫芦，没听见似的，看着孩哥的马。他喝了一口酒。他是个爱喝酒的人。

马掌匠：好马，好马……

孩哥又叫了一声：大叔。

马掌匠抬起蒙眬的醉眼，看着孩哥，似乎对孩哥出现在他跟前很感诧异。他打量着他。

孩哥很不自在地咧嘴一笑，与其说是笑还不如说是脸皮做了一次机械的收缩，脏兮兮的脸上露出两排白牙。他扶了扶紧贴在腿上的两把短刀，显得有些滑稽。

马掌匠：换掌？

孩哥的脸皮又笑一样地收缩了一下。

马掌匠起身朝马走过去。那圈孩子一直好奇地跟着孩哥，对孩哥指手画脚地窃笑，大概是笑他腿上的那两柄短刀。他们没见过这么挎刀的。也许是觉得孩哥长相俊秀，他们怀疑他是女孩装扮的。马掌匠抬起马的前蹄，冲着孩子们吼了一声。

马掌匠：滚！

孩子们跑散了，边跑边喊：小辫子，没牛牛。小辫子，没牛牛……

马掌匠看看马蹄，开始换掌。

马掌匠：做什么营生？

孩哥走过来，靠在马桩上，不好意思了。

孩哥：我，我来领媳妇……

马掌匠转头看了孩哥一眼。要问话的时候，瘸子正从镇街走过，和马掌匠打了声招呼。马掌匠应酬了一声，然后收回目光。

马掌匠：谁家的女子？叫个啥？

孩哥嗫嚅着：不知道叫个啥。我爹订的娃娃亲，说她屁股上有颗痣。我爹死的时候给我说，我岳父是个瘸子……大叔，咱镇上有没有这么个人？

马掌匠想回答不想回答地：做啥的嘛？

孩哥摇摇头，茫然地看着已经冷清的镇街。

马掌匠：没有，不知道……

孩哥收回失望的目光，顺下了眼。

马掌匠搬起另一只马蹄。

孩哥自言自语地：可能我记错了，不是这个镇，我爹死的时候没跟我说清……

太阳不见了，屋顶上残留着一点余晖。镇里的阴影越来越大。

小镇越来越暗。

钉完马掌的马掌匠直起身来。孩哥从马鞍上解下空空的草料袋。

孩哥：大叔，我想装袋马料……

马掌匠收拾着钉掌的工具：我只管下边，不管上边。

进屋了。

孩哥孤零零地站在马桩前。他解着马缰……

6 镇街旁 晚

孩哥拉着马在镇街上茫然地走着。

那群孩子们冲孩哥叫喊着：小辫子，没牛牛。小辫子，没牛牛……

一股风卷过来，吞没了孩哥。

7 客栈前堂 夜

屋顶上吊着一盏盆灯。

酒桌跟前坐着我们见过的那两个刀客。他们大吃大喝着，已喝空了四个酒罐。

瘸子在柜台后边冷眼看着他们。

一刀客转头看着瘸子，一脸凶狠。

瘸子机械地给他笑了一下。

刀客转回头又吃喝起来。瘸子收住笑容，轻轻翻开柜台挡板，朝灶房走去。

瘸子进灶房走到灶边，从锅里夹出两块肉。

瘸子：好妹哎——

传来偏房里的好妹的应答声：唉。

瘸子走到肉案前拿刀剁肉：去，把客房收拾收拾，我看那两个寻仇的刀客今晚不会走了。